

尊敬的丹斯里賢伉儷，尊敬的諸位大德、諸位校長、諸位老師、諸位同學們，大家晚上好。大會告訴我今天晚上有贈送《乾隆大藏經》的簡單儀式，讓我說幾句話。《大藏經》是中國佛教一部最大的叢書，將從印度傳來的經典翻譯成中文，以及中國歷代祖師大德的著疏統統收集在一起，分為經、律、論三個部分，我們稱之為《藏經》。這有經藏、有律藏、有論藏，這是釋迦牟尼佛以及歷代祖師承傳佛法，教化眾生的資料，用現在話來說，就是教學的資料，完整的收集在一起。

從前收集的態度是非常的嚴肅。從印度傳過來的這是沒有話說，在中國歷代的著疏要收錄《藏經》裡面，這就是經過國家以及當代的高僧大德們所肯定。這些著作一定是先讓當代的這些大德，古時候那是真的叫大德，現在可能只是有名無實。為什麼？過去李炳南老居士告訴我，古時候講經說法的差不多都是開悟的，沒有開悟不敢講經；沒有契入佛境界，絕對不會寫這些著疏，不敢寫著疏，所以審查的那些人也都是有修有證。這是中國人的福報感得這麼多真正聖賢人出現在世間。現在眾生福薄，而且對於經典也輕慢。特別是在近代幾年，經典也變成商業化。我們知道古聖先賢的著疏在中國從來沒有版權的，後面你去看看，多半都寫著「歡迎翻印，功德無量」，沒有說是「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」，沒有這種字樣，這是變成商業化。可是現代《藏經》也有「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」，所以搞得佛菩薩流傳後世教化眾生的典籍都被別人控制，我們沒辦法翻印。

在這些年來，我們弘法，也贈送這些經典。這是我過去看到印光法師他老人家將四眾的供養全部印經，流通法寶。我們想了想，他這個做法是正確的，為什麼？在末法時期，經典的弘揚比什麼都重要。他一生就做這樁事情，連災難救濟他都不參與，專搞這一樣，真的叫一門深入。有一次，大師在上海做護國息災法會，我看到紀錄，那個時候國內有災難，他從印經的款項裡面撥了三千大洋去賑災，從印經裡面提出去的。由此可知，他老人家一生專門就做這樁事情。我們很受感動，只有這樁事情不會背因果。印經，經人家拿去賣也是好事情，有買的，他總是要買去看；他要不看，他不會花這麼多錢，所以都是好事。縱然有人拿去買賣，我們也歡喜，我們也不干預，都是好事情。

最初台灣政府跟日本人沒有簽智慧財產權，沒有簽這個約，所以日本有些經書在台灣就盜印。現在叫盜印，在從前叫翻印，翻印日本的，沒有條約的約束。我們也曾經遇到這麼一個機緣，就是台灣有書局印《大藏經》，那個時候推銷相當不容易，成本很高，書局就來跟我商量，希望我們合夥，我說也可以，行。他印六百套，我印四百套；他六百套是賣錢的，我四百套是贈送的。所以我們印過日本的《大正藏》。以後台灣跟日本一簽約，簽約之後就不能印，人家有版權，這個事情就麻煩。最後我們找到《乾隆大藏經》，沒有版權，我們就印了三次，數量也印了很多。從我們第一次講《華嚴經》開始，我們就印送經書跟大家結緣，數量到現在是沒有法子計算，不計其數。我們印送《大藏經》，大概也贈送（連過去買的、自己印的）已經超過六千多套。現在，大家供養的還有一筆錢放在銀行裡面，我想繼續印《大藏經》，我準備再印四千套，我們滿足一萬套《大藏經》。

印藏的目的是希望經典在災難當中不至於失傳，這是最重要的

目的。古人為了保存經典，怕失傳刻在石頭上，叫石經。你看房山的石經確實很完整，我看到它的目錄比我們現在有的《大藏經》還多了一些，真正是難得。總共刻了八百年，藏在山洞裡。現在我們知道，如果一個大地震，整個就完了，這是多麼可惜的事情。好在石經他們統統做了拓本，就是它出來的一共有六套完整石經的拓本。中國佛教會也印過一次，縮小了，字印得太小，太小既不能夠看，也沒有辦法做藝術品保存，非常遺憾。

我曾經想過，一九九九年中國建國五十週年國慶，我去參觀石經，我就發了心，希望我們把石經印出來。是要縮小，但是不能縮得太小，至少要縮成寸楷，大拇指這麼大，一寸的，那你看起來很好，有藝術價值，又可以當作寫毛筆臨帖來用，就很有價值。當然成本就高了，這是一定的道理，但是很有價值。我說我發心印一千套送給國家，讓國家做外交的禮物，送給各國國家圖書館去收藏，這很有意思。實在講，好事多磨，國家宗教局跟我簽的合約，到最後障礙重重沒有辦法印。所以我再回到台灣就決定印《龍藏》。《龍藏》我們印了好幾次，最後這一次送到這裡，我們加編了一個目錄，以前沒有這個目錄，編了一個目錄。同時，這次的紙張我們選用聖經紙，聖經紙很薄，但是它不透，很好，本子就縮小。以前我們印的是一百六十八冊，現在用聖經紙印是一百二十冊，面積縮小了。而且這次印的讓人看得很歡喜，無論是紙張、印刷、裝訂，我都非常滿意，確實達到國際的水平，讓人生歡喜心。

現代保存經藏，如果要讓它不至於失傳，那就是大量的印，到處送。災難，我們知道全球性災難很多，不可能我們這麼多地方《藏經》全部喪失掉，不可能，決定還會有一些留下來，這是我們真正的目的。當然更希望的是諸位能夠發心去閱藏。

閱藏有個好處，不管你懂不懂，沒有關係，恭恭敬敬的、規規

矩矩的去讀，從頭到尾把它看一遍，一天定上三個小時、四個小時，天天不間斷，這是修行。這種修行法在佛家講是戒定慧三學一次完成，你恭恭敬敬這是持戒，守規矩就是持戒；讀經的時候一心專注，沒有妄念，那就是修定；經看得清楚明白，沒有妄想，這是智慧。這個智慧叫根本智，就是《般若經》上講的「般若無知，無所不知」。無知是清淨心，清淨心對著經，像鏡子照見一樣，這是戒定慧三學一次完成。一部經閱讀下來，你的心就定下來了，心定到一定的程度就會開智慧，智慧開了之後，這個經一翻開你就都懂了，意思就都明白了。古人所謂「讀書千變，其義自見」，是一個道理，一部書念了一千遍，心定了。現在的人心浮氣躁，心浮氣躁世法、佛法都不能成就，這一點我們要懂得。

我是在五十六年前，我剛剛學佛，剛剛學佛機緣很好，大概學佛兩個月的樣子，我就認識了章嘉大師。我向他老人家請教，他有一套專治心浮氣躁的手段，很難得。我向他請教一個問題，我說我知道佛法好，佛法非常殊勝，有沒有什麼方法讓我很快的就能夠契入，我提出這個問題。那時候年輕，問題提出來之後，他眼睛看著我，我也看著他，這一看就看了半個小時，一句話不說。這是什麼？對治心浮氣躁，半個小時讓你整個定下來。我們半個小時專心，全部精神集中聽他老人家開示，結果他都不說話，到半個小時之後說了一個字「有」，我們耳朵就豎起來了，有。這一個字說了之後，又不說話了，這次就沒有那麼長，大概五分鐘，五、六分鐘後告訴我「看得破，放得下」。我向他老人家請教，這兩句話好像是懂，似懂非懂，我說從哪裡下手？他老人家說話很慢，不會很快答覆你，總會有幾分鐘讓你靜下來，告訴我「布施」。

這個開示是最重要的開示，我們學佛學了這麼多年，學了五十多年，才真正明瞭佛法的修學就是放下幫助看破，看破幫助放下，

這兩個方法相輔相成，從初發心一直到如來地，就這個方法。你看佛教給我們，你放下執著，對世出世間法，對人對事對物，一切執著放下，你就證阿羅漢果。由此可知，六道是怎麼來的？六道就是從執著來的。你有執著就有六道輪迴，你有執著就出不了六道，所以你學《華嚴》、學《法華》、學《般若》，只要你還有執著，給諸位說這叫世間法，這不是出世間法。如果你真的執著沒有了，執著沒有了你念現在小學生（小朋友）的課本，你念小貓叫、小狗跳，那都是佛法、都是出世法。所以世出世間法的界限，就是你能不能放下，放下統統是出世間法，是佛法；放不下，念《大藏經》也是世間法，這個道理要懂。

你放下分別你就是菩薩，放下妄想你本來是佛，你就回歸到自性，所以「放下」在整個佛法修學，不分宗派，不分大小乘，不分顯密，是共同的指導綱領。佛法沒有別的，放下而已。所以我們學可以學，釋迦牟尼佛學了十二年，學了十二年他放下，放下，他所學的是智慧；如果他放不下，所學的是知識。知識跟智慧差別就在此地，放下就變成智慧，放不下就變成知識。知識不能解決問題，知識不能了生死、不能出三界，最重要還是放下。天天練、天天學就是學放下，不要執著。從這裡開始，學不執著開始，然後再學不分別。那個妄想很困難，那是起心動念，那很不容易，最高級的，我們先從放下執著、放下分別下手。所以讀經要懂得這個道理，不著文字相，不著名字相，不著心緣相，這就是教你放下，不要執著這些。好，我的話就說到此地，謝謝大家。